



CHINA DEVELOPMENT BRIEF

中国发展简报

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 编

www.cdb.org.cn

第54卷



● 关注

相亲会背后：一场事关公益的争议与对话

● 专题

圆桌：政策变革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
在草根的立场专业

● 观察

我们就像是水，灵活地覆盖流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 爱有戏观察
昨日花开，今落谁家

● 口述史

为盲童播撒光明 —— 徐白仑口述节录

● 域外

中美草根公益文化杂谈之草根公益组织发展：有人，才有钱

D632-55
20101
54

阅 览

2012年 夏 No. 54
www.cdb.org.cn

中国发展简报

CHINA DEVELOPMENT BRIEF

北京公曼汇咨询中心 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中国发展简报》由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编写,结合其网站(www.cdb.org.cn)为NGO的行动者和关注NGO的公众提供实时的有关发展问题的资讯、报道,刊载NGO自身发布的信息,并发布相关咨询意见和研究成果。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还有选择地参与某些领域NGO的倡导行动,希望这些行动有助于改善NGO的总体生存空间和法律环境。

读者对象:社会发展及NGO领域工作者,社会公众。

责任编辑:龙文

装帧设计:上海小笼包聋人协力事务所

文字编辑:沈明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发展简报. 第54卷/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130-0836-5

I.①中… II.①北… III.①社会工作—中国—丛刊 IV.①D63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8453号

中国发展简报(第54卷)

Zhongguo Fazhan Jianbao (Di 54 Juan)

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 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桥马甸南村1号院

网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转8101/8102

责编电话: 010-82000887 82000860转8123

印刷: 北京富生印刷厂

开本: 787mm×1092mm 1/16

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

字数: 160千字

ISBN 978-7-5130-0836-5/D·1519(3729)

邮编: 100088

邮箱: bjb@cnipr.com

传真: 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 longwen@cnipr.com

经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张: 5.5

印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0.00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书获福特基金会和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资助

主 编：刘海英

主任编辑：郭 婷

研 究 员：付 涛

网站统筹：闫慧颖

行政支持：张耿瑞 任广阔

北京公晏汇咨询中心

电话：+8610-6407 1400, 8402 5759, 8402 2532

传真：+8610-6401 7737

电邮：office@cdb.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北河沿大街嵩祝院北巷钟鼓胡同15号

邮编：100009

网址：www.cdb.org.cn

走出书斋

——妇女权利争取出现新动向

每到烈日炎炎的夏季，对众多朝九晚五的城市职业女性来说，地铁、公交中的性骚扰都是不堪其扰的问题。正因如此，2012年6月下旬，当妇女权利倡导组织在新浪微博上质疑上海地铁官方微博对性骚扰的起因判定不当时，众多女性网友迅速加入，指出上海地铁以“穿着暴露”为由批评作为受害者的女性，其实是为施害者——性骚扰者开脱。

毋庸置疑，性骚扰是触犯有关条例乃至法律的恶劣行为。数千年社会文化建构出男性在两性中居于主导地位，女性整体附属于男性这一意识的极端化，成为性骚扰出现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媒体、网络针对争议进行的大量投票中，支持上海地铁观点的一方仍然占了约2/3，这些网友坚持认为“穿着暴露”更易招来性骚扰者，女性因此受害，自己也有责任。

一些女性网友的实际经验证明，遭遇性骚扰的女乘客衣着各式各样，“穿着暴露”女性并非唯一的被骚扰者，甚至有可能被认为泼辣大胆而更不易遇到骚扰。但长期以来传统礼俗中对女性着装的道德判定，让更多人形成“穿的少就是为了招色狼”的印象，因此批评受害者。上海地铁运营方也基于此，认为发布微博系出好心，实际忽视了采取切实措施，打击性骚扰实施者，为乘客提供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才是公共交通服务机构的首要责任。

如果说地铁性骚扰争议反映出部分公众与女权主义者在礼俗与权利观念上存在差异，五六月份另一系列与妇女权利相关的热点事件则从计划生育切入、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发展问题。五月底，旅美学者易富贤主张取消计划生育的演讲因鼓励女性多生育以“富国强兵”被多位女权主义者杯葛；六月，陕西镇坪怀胎七月孕妇冯建梅遭强制引产引发各界对强制堕胎的愤怒和谴责。

女权主义者们抨击易富贤并非支持计划生育，她们主张生育权应由女性自主。毫无疑问，生育对女性来说，意味着极大的付出，也是女性对

人类繁衍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理当由女性自主选择。然而，自主选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国家经济发展要计划女性生育，民族主义要“富国强兵”提出鼓励女性生育，家族要延续、要防老，要求女性多生育、生男孩……在现实中，常常听不到女性自己的声音。

镇坪强制堕胎事件严重侵犯女性权益，事实上，还有更多看不见的因素在主导着女性的子宫。暗藏于民间的选择性堕胎、男孩偏好……让很多处于社会经济弱势地位的女性不得不服从丈夫、家庭的意愿进行生育，而男孩偏好、多子多福的理念背后，又是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和养老体系的脆弱，在数千年父权从子居的习俗和无保障可依的现实中，人们仍然得靠养儿防老的朴素理念来规避年老无靠的可能风险。

在转型社会遇到结构性障碍的当下，要确保女性尤其是弱势女性真正获得生育自主权，需要一系列全局性的、相互呼应的政策与习俗变革。

从制度层面来看，国家必须建立、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从文化习俗来看，理当进一步推进男女平等，改变从夫居的习俗——这一点若要实现，又有赖于妇女地位的提高，这需要从教育、就业、政治参与各方面保证妇女的权利；从妇女生育保障上看，应对女性的生产付出给予承认和补偿，并明确规定养育责任由夫妻双方共同分担——由此产生的额外支出应由社保制度解决，而非转嫁到企业身上，避免让原本就过度竞争的私营企业难以负担，造成法规无法执行，成为一纸空文。

这些国家政策和社会习俗变革，需要持续不断的呼吁与倡导，更需要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携手推进。

除性骚扰争议与强制堕胎事件外，这个夏天与女权主义者身影相连的热点还有“疯狂英语”李阳家暴事件、记者以低俗笑话调侃女航天员刘洋而辞职事件以随时常可见的反对招聘性别歧视话题。从去年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争议，到今年初的“占领男厕所”行动，再到入夏以来接踵而来的热点事件，乃至本期内文中报道的公益圈内部相亲会争议，国内妇女权利争取行动出现特征鲜明的变化。在这些事件中，妇女组织和活跃网民为主的公民力量以网络抨击与抗议引发关注，以街头行为艺术表达诉求，以婚姻、生育、如厕、性骚扰等人们切身相关的话题吸引当今网络女性中的主力——知识分子、城市职业女性、女大学生的参与，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热点事件。女权主义走出自西方舶来近三十年始终局限在少数研究者书斋中的趋势初现端倪。这对中国妇女权利发展史来说，也许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目录

时讯	性别与发展培训解读里约峰会 国内发展实践期待反思	1
关注	相亲会背后：一场事关公益的争议与对话	3
	相亲引出的公益讨论	8
专题	圆桌：政策变革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	10
	合作还是抵制：公民社会的多元化困惑	17
	在草根的立场专业	21
	个人公益行动兴起以后，我们还需要NGO吗	23
观察	成都爱有戏：营造有幸福感的社区	25
	“我们就像是水，灵活地覆盖流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爱有戏观察	32
	小荷工坊	35
	昨日花开，今落谁家	41
影像	建造建造者的尊严 ——大工地诗歌节掠影	46
口述史	为盲童播撒光明 ——徐白仑口述节录	50
域外	中美草根公益文化杂谈之草根公益组织发展：有人，才有钱	56
实践	我眼中的地球教育	64
工具	从TOT到STS ——通过自我培训系统提升项目的可复制性	68
机构	公益客栈：将公益融入旅游	72
书介	警惕“泛民主” ——从《可操作的民主》讨论出的几个问题	76
	另类发展与公益青年培力的对话	80

性别与发展培训解读里约峰会 国内发展实践期待反思

◎ 郭 婷

为纪念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暨《21世纪议程》发布二十年，2012年6月底，联合国将再度在里约举办规模空前的新一届可持续发展大会，即“里约+20”峰会（以下称里约会议）。根据新闻报道，峰会议题将集中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框架下的绿色经济以及建立相关机制等方面^①。

可以预见的是，里约会议将面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的激烈博弈，而到具体的领域和议题上，在实力强大的政府和市场之间，在主流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议题面前，一些妇女组织也计划积极参与，并预先提出基于性别平等视角的立场，力争在新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中为妇女争取更多权益。

社会性别平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和有效路径

2012年4月9至10日，妇女组织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简称DAWN）和新成立的环保组织创绿中心，联合多家国内环保组织与妇女组织在北京举办名为“性别视角下的环境公正与可持续发展”培训研讨会，介绍DAWN对里约会议的立场，并分享了一些国内机构在性别平等与发展领域相结合的实践。

DAWN是一家来自南方的女权主义组织，她们认为《21世纪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失败，在这一框架下，虽然可持续发展包括三大要素，但事实上往往环境保护、社会发展都以顺从（协调）经济增长为前提，这种发展模式加深了各国间和国家内的不平等，面临

新的多重危机，应该探索不同以往的公正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从性别平等的角度上看，DAWN认为里约会议虽然总体上来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势均力敌，但各国政府和市场的主导者通常都是男性，女性的权益很可能在博弈中被忽视、乃至被牺牲。因此妇女组织必须积极发声。

为了探索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之路，2010~2012年，DAWN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地区实施了Gender,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Justice (GEEJ)项目，将社会性别、经济公正和环境保护三者结合，举办了一系列政策分析、区域协商的培训和倡导。这些行动汇集来自性别平等、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和行动者，参与者们介绍各自国家和地区当前的政策、机制和项目概况，评价本地的环境政策，讨论下一步行动的可能性、制约因素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培训和倡导特别注重鼓励年轻的女权运动实践者的参与，DAWN希望推动更多女权主义者和妇女权利倡导者走出女权主义的小圈子，更多关注全球经济和气候变化，将女性权益的倡导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为在中国的发展领域进一步推介GEEJ项目，本次培训之后，DAWN和创绿中心以与会的二十余家机构成员为基础成立了GEEJ-China邮件组，并分享了一些最新的关于性别平等与发展关系的观点、文件，其中一份来自欧盟可持续能源峰会的文件探讨了社会性别平等与“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的关系。

2011年11月1日，联合国启动了名为“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Sustainable Energy for

① 里约+20峰会将关注绿色经济[EB/OL].<http://finance.sina.com.cn/nongye/nygd/20120529/115612170988.shtml>.

All) 的倡议,以促进能源公正,帮助保护维持人类生活的生态系统。2012年2月,联合国副秘书长与环境署执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纳在2012“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国际年”于内罗毕举行的启动仪式上,提出促进与推广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是实现向绿色经济转变的关键。2012年4月16日,欧盟可持续能源峰会在布鲁塞尔召开,当日下午举办性别专场,提出性别平等是“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的有效路径。

其一,可持续能源涉及的妇女利益十分广泛,如可减少女性日常家务劳动,节省女性的时间使其有机会寻求教育和工作机会;对女性和孩子们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的一些措施,如减少因做饭产生的有害气体吸入,提高当地诊所的健康服务等;因此“妇女享有”是“人人享有”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二,妇女权利容易被侵害和忽视,应当成为“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计划中最应当关注的群体,计划应当明确提出为妇女的能源权利服务。此外,妇女要获得现代能源服务必须寻找妇女能源匮乏的根本原因和制度中的结构性障碍——从妇女整体缺乏生产资源、能力、技术和资金到特定的社会性别偏见等,因此可以设计出一个完整的监测系统,从而为实现“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提供有效工具和切入点。

国内发展机构的实践与观点

从4月9至10日的培训研讨会上的分享来看,国内发展机构在社会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已有一些本土的实践。

当前我国许多农村地区在开展科技扶贫项目中都已融入性别视角。兰州大学西部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工作走的是一条典型的“科技进步——提高妇女社会经济地位——促进性别平等”的道路。中心实现的一些技术革新,像太阳灶、气化炉、沼气池等,使用后既可以减少碳排放,也对妇女的健康有利,节省妇女的时间。很

多男性也因为劳动繁琐度降低,参与了做饭的家务劳动,当地有些贫困地区的女性在择偶时甚至将男方家里是否有沼气池作为出嫁标准。

也有些机构认为妇女应当是环保和发展问题中重要的可动员力量。陕西农林科技服务中心强调妇女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他们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呈现农业劳动力以女性为主的趋势。在农村社区环境恶化的现实中,农村妇女往往既是主要受害者,也是污染的始作俑者,因此对农村妇女的关注与培训至关重要。他们特别注重妇女的需求,由农村妇女推选代表接受来自中心的技术培训,再进行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同伴培训,同时注意收集妇女的需求供中心设计项目。绿色和平的代表则指出要反对农药滥用问题,最可发动的资源就是妇女。近年来云南干旱频发源自于气候变化,干旱导致病虫害增多,又形成农药泛滥,出现“农药鸡尾酒”问题,对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危害最大,所以先可以发动的就是“母亲和想生孩子的女性”。

事实上,现有的性别平等与发展相结合的项目大多要求二者相符合,但如果发生了冲突,怎么办?

DAWN的代表蔡一平认为,应以女性的需求为重。她指出,在实践工作中,必须先有社会性别的视角,才会发现女性的需求。她举例说,在灾后重建中,假如有一笔钱,要为村子修路还是修厕所?男人多半会要求修路,因为对经济发展有利,男女都受益;而很多妇女要求修厕所,这是妇女独有的需求。那么应该遵从谁的需求?她追问道:在现有的经济体制评价指标中,忽视妇女承担的很多再生产的角色,所以妇女的贡献往往只在家庭中,没有社会经济上的贡献,她们的需求是否就应该被忽视?是否应该把经济发展作为项目实施的惟一标准,并看得比别的一切都重要?这是每个从事可持续发展工作的人应当反思的问题。

① 联合国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国际年在非洲内罗毕启动。[EB/OL]http://www.unep.org/Documents.Multilingual/Default.asp?DocumentID=2667&ArticleID=9043&l=zh

相亲会背后： 一场事关公益的争议与对话

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公民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许多不同领域NGO在理念与工作方式上的分化愈发明显。2012上半年，围绕一起公益相亲会的举办，众多NGO从业者、关注者争议颇多。什么是公益？相亲是在浪费公益资源吗？NGO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业内流行的“跨界”需要注意什么？……从网络到现实、从面对面沟通到有公众参与的公开讨论，持续两三个月的争论让许多被忽视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浮出水面；而对话应当在何等层面进行，对话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基本共识等问题的引入，也对NGO之间应当如何对话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 郭 婷

公益相亲会缘起与举行

2012公益圈兄弟姐妹第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儿，就是争当“卖女孩的小火柴”，纷纷要为身边NGO女生找到伴侣。

这，又不仅仅是一场相亲会。各界青年才俊将会云集，在这里，您可以亲近公益，跨界交友，感受“新幸福主义”。

如果您是公益界的人士，请踊跃推荐和鼓动身边的NGO单身女生！

如果您是NGO的单身女孩，赶快摘下面纱勇敢自荐，2012都来啦！

如果您喜欢有爱心的女孩，还等什么？还不报名来“抢亲”？

……

2012年2月初，一则招募启事出现在多家公益网站和新浪微博上，由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以下称“恩派”）旗下《社会创业家》杂志主办的公益相亲会拉开帷幕。根据杂志主编陈迎炜和内容总监周丹薇介绍，相亲会的主题——“新幸福主义”起源于2009年底《社会创业家》与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联手在北京郊区为5对NGO新人举办的

“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

作为一本为从业者服务的行业杂志，《社会创业家》认为，很多NGO从业者虽然收入不高，但大多认为NGO是一个幸福的行业，用相亲会宣传文案中的话来说，“NGO人奔走在最偏远、贫困的地区，以增进社会公益为己任。他们经常拿着低廉的薪金，做几倍于常人的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同时，这些NGO年轻人也正代表着新兴的价值观与幸福观：朴素坚韧、服务大众、勇于付出”。由此，杂志提出“新幸福主义”的理念，认为NGO从业者具有梦想、爱、信仰和希望等信念，并指出，当前社会问题频出，大多数人幸福感缺失。“新幸福主义”希望能借由相亲这种跨界的形式，将NGO行业中的幸福感传递到其他社会行业和领域之中。

除了传播“幸福”理念之外，相亲会还有多重目标。其一，NGO从业者中有较大龄未婚单身女性，相亲会以跨界的形式开展，可以为希望进入婚姻的女性提供更多选择渠道；其二，以主流社会认同的类似《非

诚勿扰》的商业方式举办相亲会，更有效地对女嘉宾从事的公益项目进行展示，让更多人了解公益；其三，推广《社会创业家》的“火柴头”计划。

2011年，《社会创业家》杂志为扩大影响力和发行量，与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合作推出“火柴头”专项基金计划，推广捐赠购买模式，即捐赠者一年捐出360元，将获得两套12期《社会创业家》杂志，一套归自己，一套赠阅给捐赠者选定的NGO创业者。此次公益相亲会与“火柴头”计划进行合作，建议报名相亲会的嘉宾参与该计划，这也是宣传文案中“卖女孩的小火柴”一词的由来。

相亲会招募启动之后，《社会创业家》先后收到二百多位男女嘉宾的报名，招募了包括专业情感咨询师、专业摄像等在内的数十位志愿者，从几家商业公司获得婚庆用品、礼品和场地赞助（免费或减少费用），并得到南都公益基金会的5 000元启动资金和腾讯公益、新浪公益、NGO发展交流网、中国发展简报等行业内外媒体的报道。

2012年4月15日晚，筹备两个多月的公益相亲会在北京CBD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举办，历时3个多小时，52位嘉宾参与，牵手8对。现场除主办方、嘉宾、志愿者之外，也有众多来自资助方、媒体、商业公司的代表参与，当然，还有几位前来发出质疑的“不速之客”。

质疑的声音

自相亲会招募启动，质疑的声音即在网上传出现。

2月5日，周丹薇在个人新浪微博上以“争当小火柴，组团‘卖女孩’”为标签，发出一条长微博，招募相亲会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当日，部分网友即在微博回复中提出质疑，反对相亲会的多项设定，如将NGO从业女性与其他行业（如金融、IT）的男性配对，未向性少数群体提供参与渠道，指出宣传文案提到的NGO女性具有“单纯”等特质属于刻板印象，以婚姻为目的的相亲会是一种霸权意识的推广等，如以下微博摘编：

@waiting呀呀：为什么是NGO的女孩和其他行业的男孩，而不是NGO业内的男女，或者说直接是搭建NGO与其他行业的桥梁。

@Luna呀：为什么把行业都性别化了，其他行业的女生不能来找NGO单身男么？知性、单纯、有爱心也是一种行业化的刻板印象，特别适用于老师啊、护士啊等等。

@火犁花723：婚姻是一种霸权，对大多数人都是压迫而非解放。建议你们纯粹搞交友Party，鼓励男男、女女，一对多，多对多。NGO人是因对社会利益的共同诉求而在一起，他们各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婚恋方式，与他们从事NGO没有任何关系，把公益人士的“好生活”与婚姻目的论绑定，是对前者的一种异化。



相亲会现场男女嘉宾（图片由《社会创业家》杂志提供）

⑤ @麦子家：请问恩派是否提供，NGO内部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人士的相亲会捏？怎么感觉这话说得女人就是泼出去的水！嫁不出去就是丢人一样啊！

2月6日凌晨，妇女权利工作者吕频也在个人微博上发出质疑，指出招募用词中含有大量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如“卖女孩”、“抢亲”、“嫁”、“佳人”、“害羞”、“单纯”等，并认为文章提倡的主流生活观、幸福观未经反思。她提出，类似活动可以以个人名义进行，以公益机构名义实行不妥。

应当说，周丹薇在面对这些质疑时，进行了积极地回应。招募微博发出后，共收到400余条评论、800多次转发，周对其中质疑的内容一一进行了回应和解释，如以后可能举办NGO男性从业者专场，性少数群体专场，婚姻对愿意接受的人来说是一种需求等等。此后质疑暂缓，且局限在少量网络微博转发之中。

但对公开举办相亲会的质疑一直存在于吕频心中。相亲会开始前三天，她连夜写出一篇名为《相亲非公益“幸福”是迷思？》的长文，希望在活动即将举办之际，全面表达对“公益相亲会”和“新幸福主义”的反对，该文系统提出六大观点^①：

1. 相亲属于一部分NGO从业者的个人需求，而非公共利益；
2. 相亲可通过个人渠道或市场服务满足，公益资源应当满足市场无法满足的需求；
3. 公益相亲会的报名对象设定对性少数群体、丧偶离异群体存在排斥，暗含多数人优先、主流群体优先、更有机会者优先的规则，不是公益精神；
4. 公益相亲会的广告文案复制主流社会中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互动模式；提倡“金融男、IT男”与NGO女性配对暗含阶

级、等级相匹配的婚配标准，以“害羞、知性、温暖”等词语刻板定义NGO女性形象；

5. 当前社会存在一种婚姻强迫症。许多选择不结婚的群体实际上受到婚姻强迫症的压迫，如同性恋群体面临婚姻压力、大龄未婚女性往往被贬称为“剩女”等。公益组织公开提倡婚姻不利于不婚群体争取自由，同时会妨碍公益的创新与变革取向；

6. 新幸福主义提倡的梦想、爱等理念容易让人们脱离现实，拒绝思辨特别是进行社会批判；以组织化的方式来推崇“幸福”，很可能意味着消解对不平等的认识和社会关怀，消解平等、赋权、变革等等公益理念。

文章于4月13日发表于中国发展简报网站，其官方微博“@NGO招聘”同时发布。之前隐没在网络中的质疑声音再度引发，一些微博中活跃的公益人士也参与转发和评论之中，并分化出支持与反对两大阵营，就公益相亲会的是非展开论战。

与早期的积极回应不同，对于这次兵临城下的质疑，《社会创业家》表现沉默。后来周丹薇解释说，这是因为在相亲会前两天才看到质疑，当时是最忙的时候，实在抽不出时间回应。

主办方的沉默并没有让质疑停止。4月15日相亲会举办当晚，两名志愿者身背“公益资源不可滥用”、“相亲非公益，幸福是迷思”、“相亲需谨慎，爱情不能买”等字条来到活动现场，向嘉宾和观众散发了质疑相亲会的传单。她们是北京地区的女权主义小组——“口罩小分队”的成员。该小组成立于2012年初，常常以公开抗议、行为艺术等方式凸显议题，表达诉求，以引起抗议对象乃至媒体和公众的重视。数月以来，小组成员多次向导演徐童。有关性工作者的纪录片《麦收》提出抗议，并参与了2012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受伤的新娘”和“占领男厕所”

①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4393>.

街头公益行为艺术（《中国发展简报》2012年春季刊曾有报道）。

同时来到现场的还有民间影像小组“雷民影像工作室”的制片人韩红梅，该工作室的定位是拍摄和发布民间行动视频，通过有视角、有立场的影像发声，为行动者赋权。韩红梅当晚拍摄到相亲会现场的一些场景，并采访了多位嘉宾、观众，制成的短片后来成为公开讨论中的主要道具，并在互联网中流传。^①

漫长的沟通历程与一方缺席的公共对话

5月17日晚7点，20多位NGO从业者和关注者来到北京西直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参加名为“公益相亲会是否在浪费公益资源？”的沙龙，这次活动由独立的第三方——致力于为NGO提供沟通交流平台的网络组织NGO保鲜沙龙主办。

然而许多人到了现场才知道，活动于两个小时前被主办方宣布推迟举办。这是自相亲会以来双方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试图对话历程中的曲折之一，其他不成功的对话尝试还包括：

（1）周丹薇曾在微博上通过评论的方式邀请吕频对话以及加入相亲会组委会；

——吕频认为微博不是正式的工作对话邀请渠道，而邀请反对者加入己方阵营是一种消解质疑的方式。

（2）相亲会当晚，陈迎炜和周丹薇邀请口罩小分队志愿者上台演讲，并请留下吕频的联系方式，志愿者谢绝了这些邀请；

——对此，吕频认为口罩小分队的的作用只是凸显议题、敦促抗议对象重视反对意见；志愿者的身份不适合进行对话，而吕频的联系方式有许多途径可以得到。

（3）韩红梅在相亲会当晚提出希望参加《社会创业家》事后针对相亲会的反思会

议，周丹薇答应邀请，但反思会议在次日迅速举行，未邀请其他人参与；

——对此，周丹薇解释说，反思会议属于临时动议，来不及邀请，且讨论内容太具体，计划在别的时间另外邀请参与。

（4）周丹薇在四月底邀请韩红梅到奥林匹克公园参加《社会创业家》外展活动，但当日韩红梅上午没有时间，而周丹薇下午时间有限，韩红梅认为时间不足以进行沟通。

……

除了上述这些细枝末节的冲突或者说分歧之外，对话未能实现更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对话应当在什么层面进行未能达成一致。

吕频认为，此番争议是一桩公共事件，对话应当在公众的参与之下，在公共空间进行，引入公众的讨论；《社会创业家》则认为，双方在沟通过程中尚存误会，应当先把误会澄清，至于公开对话，她们也愿意参加，但是工作实在太忙，短期内抽不出时间，此外相亲会在公益方面的收益要一段时间才能展现出来，可以用时间证明其公益性。

周丹薇和陈迎炜确实很忙。NGO保鲜沙龙的对话举办之前，正值《社会创业家》出刊排版期，她们在之前两三天就和主办方说明不能参与，而且也计划在5月18日的选题会后，邀请吕频和韩红梅进行面对面对话。但由于主办方组织沙龙纯属志愿工作，组织者本职工作也十分忙碌，阴差阳错之下，未能及早发出推迟通知，因而出现本节开始的一幕。

看到推迟通知后，吕频一方面发出公开信问责主办方，一方面与先期到达会场的韩红梅沟通后决定继续这次讨论。她们认为，虽然《社会创业家》不能出席，但讨论空间是公共的，有这么多的参与者，完全可以继续话题讨论。

随后，韩红梅在咖啡馆放映了相亲会当晚和后来采访拍摄的视频，围绕吕频质疑

① 编者注：可在优酷网搜索“公益相亲会：是否浪费公益资源？”

文章的主旨“相亲是否属于公益”，现场的二十多位参与者进行了讨论。从过程来看，有个别参与者支持公益相亲会，也有个别人提出完全中立的观点，但大多数参与讨论者都对相亲会和主办方的缺席提出了批评。

有人说，一场对话或辩论的参与双方往往很难达成一致，但在公共空间举行的讨论会让议题更加凸显，成功表达出自己理念和观点的一方，更容易吸引到旁观者的注意与支持，这才是公共对话最大的意义。

面对面对话

5月18日，吕频和韩红梅来到恩派北京办公室，在《社会创业家》关于性别平等专题的选题会后，与陈迎炜和周丹薇进行了面对面对话。

对话基本集中在《社会创业家》认真解释、澄清误会上，包括前文述及的多次对话尝试未成功的原因，也包括她们回应吕频质疑文章中提到的相亲对性少数群体和边缘群体进行排斥、复制主流价值观等问题上以及阐述这次公益相亲会想要展现的公益理念和公益收益上。

两个小时的对话中，唯一略有澄清的是相亲会对当晚上场嘉宾是否进行了筛选进而有所排斥的事实：

周丹薇最初遇到质疑时就表示未来可能计划举办同性恋专场和NGO男性专场，同时说明该次相亲会本身也有离异者参与，而上场嘉宾的选择由专业情感咨询师根据报名者的性格特质和择偶要求决定。

但吕频也认为在辅助相亲会的一次在线调查的选项设置里体现了对离异丧偶者的排斥，并对情感咨询师的筛选过程表示怀疑。

而对其他解释，吕频认为并不存在误会。

首先，在对话的层面上，她自始至终都希望公开的对话与辩论，两三个人对话不成功的原因不构成误会。她表示，作为个人，

很感激《社会创业家》花这么多时间解释这么多的细节。如果是一个企业、政府部门可能完全不会理会；但是，她代表的是一群要反思主流价值观的人的诉求，《社会创业家》代表的也是一群赞同新幸福主义人士的声音，因此话题具备公共性，让更多人看到讨论的过程、参与对公益的反思比双方的辩论更重要。

其次，在《社会创业家》对相亲会要体现的价值观、公益理念的解释上，吕频表示并非不清楚相亲会传播公益理念的出发点和能达成的效果。她要质疑的是相亲会代表的这种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公益理念本身。比如，她提出，相亲会代表的公益理念是不符合社会性别平等的，而社会性别平等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价值，应当被所有的公益组织遵从。

综观本次相亲会的争议与对话过程，未曾出现近年来微博上公共事件辩论中时常出现的语言暴力和破坏性，双方都以自己认为的诚意尽力进行了平等的沟通与交流。然而双方是否在一个话题层面上进行的对话？是否在讨论议题的本源上达成了共识？NGO治理中的对话渠道是否通畅？这些都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就本次对话来看，不同形式的NGO网络沟通交流平台在质疑公开化乃至部分达成对话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发展简报网站和官方微博是质疑的声音从小圈子走向公开化的第一个推手；两年来已迅速发展成最活跃的虚拟社区的新浪微博迅速放大了争议，让各方畅所欲言的表达观点、形成争论；此外，NGO保鲜沙龙邮件组作为目前较为活跃的综合性NGO交流邮件组，为观点的沉淀、其后关于公益的争议提供了平台，并促成了质疑方单独出席的线下公开讨论沙龙。

相亲引出的公益讨论

◎ 郭 婷

4月13日，妇女权利工作者吕频在对相亲会的质疑文章“相亲非公益‘幸福’是迷思？”中直截了当地提出，相亲不是公益。

然而，《社会创业家》杂志举办的相亲会以公益冠名，也在活动设计和事后说明中，强调对这次相亲会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公益比成功交友更重要。

让我们聚焦争议，相亲是不是公益？

《社会创业家》杂志执行主编陈迎炜说，首先，杂志的使命包括促进NGO从业者福利的提高，进而推进公益事业，其中对从业者生活与家庭问题的关注，是提升福利的途径之一，因此相亲会试图通过服务于从业者推进公益行业发展；其次，NGO业内确实有一些希望走入婚姻的大龄女青年，相亲会可以满足她们的需求，因此具有公益性；第三，相亲会在举办过程中，展示了公益项目，得到了公众的关注，并体现出许多志愿者无私付出的公益精神。此外，本次相亲会为尽力实现收支平衡，实行了嘉宾收费与捐款相结合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贴补了支出。杂志今后还将尝试采取可持续的方式，将相亲做成社会企业的模式，并获取一定的收入回馈公益事业。

但是，吕频认为，相亲会所提倡的这一切，不是公益。她认为，不具备公共性的利益即个人利益，不是公益；公益精神应强调少数人优先、弱势/边缘群体优先，同时意味着

创新、变革、平等、赋权等取向，并包含对不平等社会现实的认识和批判。她指出，在当下公益领域中，不同的组织之间差异极大，对公益的理解彼此矛盾，相亲会的理念——“新幸福主义”提倡的公益实际上是一种与主流“和谐”的话语。

那么在旁观者看来，公益到底是什么？

质疑进入公共空间之后，来自NGO保鲜沙龙邮件组以及新浪微博的一些人士就“什么是公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种在邮件组中比较主流的声音从剖析公益服务的对象出发，指出现实中的公益，其实都是为一部分人提供服务。

震旦纪创始人卢昱指出“公益”的“公”，永远不可能是全体，而是一部分利益相关者，只要这部分利益相关者有自己共同的需求，就可以称之为公益。他举例说，关注特殊病，是公益吗？如果承认是公益的话，就会发现，对另一些常见病，比如高血压、白内障、糖尿病来说，特殊病如果占用了过多资源，对他们就是一种负公益。如果按人头数的话，那么特殊病就不是公益了，就滥用了公共资源。希夷文化与社会发展事务所的舒文明也认为，没有NGO是公益的，大家都在为相应的群体提供服务或帮助，都是利益团体，但可能未必是既得利益团体——不存在所谓“公益”，“公益相亲会”也就无所谓浪费公益

资源了。艾滋工作者常坤表示，艾滋服务组织的目标就是为受艾滋病影响人群尽可能提供更好服务，改善生存质量，哪怕这个群体已经占用了许多资源。《社会创业家》编委、德鲁克管理学院资深讲师顾远也在邮件发言中指出，不存在为了全体的公益，不能对一个项目求全责备，要求它体现出所有的（可能是对的、真的、值得鼓励的）价值观。

既然都是为一部分群体服务，那公益服务与国家提供的服务、市场提供的服务有何区别？

社会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吴晨认为，“公益”的“公”，是“public”（公共），不是“all”（全体），公益存在的领域应当是理性市场不会介入的领域。她指出，人们常说市场能够提供的服务，政府不要去提供，因为政府不可能去和企业比效率，NGO也同样如此。在京工作的NGO人士，完全可以自付费从市场中获得相亲的服务，因此公益机构举办市场上已经大量存在的相亲活动不是公益，而参与公益相亲会的嘉宾以低于市场价格获得NGO机构提

供的同类服务，侵占了公益资源。

顾远在肯定不应要求相亲会体现出所有的公益价值外，也指出，同样是提供服务，由公益机构举办的公益性活动，在价值观和活动最终影响的问题上必须更加小心地处置，而不能简单地追求关注度，比如用公益女配对“成功男”，是一种容易引起争议的活动举措。

关于相亲会的公益争议，还有一个在NGO业内老生常谈的话题：公益与慈善有什么区别？

在一封来自口罩小分队志愿者的匿名投稿中，作者回顾了4月15日公益相亲会举办当晚的抗议活动经历后，指出相亲会的“公益”在很大程度上被定义为“慈善”，就是“做好事、献爱心、帮助别人”；而公益人，尤其是公益女孩，给她的感觉就像是“活在自己编织的梦想中的爱心泛滥的傻姐儿”。但就她的了解，许多女嘉宾都是“有理想、有思想、有抱负的大好青年”——相亲会将“公益”定义为“慈善”，让NGO去边缘化，将会更加消解公益与慈善所不同的创新与变革精神。

附录：部分关于相亲会争议的经典微博发言

@宋宗合：吕频评价了王振耀所谈的道德高蹈主义。批判理由并不成立：（1）所谓公益私益的概念界限并不明晰，同时也忽视了执行型组织和支持型组织的使命区别，救人固然重要，救救人者同样重要，何况《社会创业家》杂志本身即是为行业服务。（2）行善者幸福与受益者幸福过于对立化；平等对所有人平等，不应预设例外。

@嫫子：吕频说的有道理，我第一次看他们的“卖女孩”，觉得也不舒服。另外就是，公益女生和IT、金融男生配对，让我觉得：（1）让公益男很没面子，也会产生受挫感；（2）好像有那么点钱色交易的味道，当然夸张了。总之，初衷可能是好的，也解决实际问题，但是还是要反思一下用词和假设才好。

@大耳朵鹿：不对事件双方做评价，但十分欣赏这种非谩骂的不同发声。正如看到台湾政客们大吵大闹甚至大打出手时，总比看见永远和平一致赞同的会议时欣慰。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是人人可以发言勇于建言的社会。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不同的理智见解，对于NGO行业发展亦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当下行业发展初期。

@FrancesTam：如果把公益当成一个行业，提升从业者幸福感就是提升行业效率的重要手段，也是任何行业的责任，但看到“相亲已经公益了，却仍然在复制主流社会的阶级区隔，但我们的工作不就是要打破这种区隔吗”，还是深有感触。

圆桌： 政策变革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

编者按

2011年以来，国家不断出台新的社会组织管理政策，降低社会组织注册门槛，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资金补助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提供社会服务。其中广东地区更是出现了放开社会组织注册限制，推进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制度，放开民间组织公募等关键性突破。针对这一系列政策实施效果和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业内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5月8日，中国发展简报组织“社会组织政策改革影响与实施效果”小型讨论会，深入探讨了政策的出台背景与力度、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和实施效果如何、对中国社会组织整体发展有何长远影响等问题。^①

参与者（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旭清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李文很 中国扶贫基金会品牌传播部品牌活动处处长
吕 频 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负责人
吕全斌 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驻京代表
康泰鹤 德国米索尔基金会项目官员
唐 昊 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王艳艳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传播部主任
于方强 南京天下公执行主任、北京益仁平中心理事

主持：

中国发展简报 郭 婷

话题：

近来，广东省《广州市募捐条例》、社会组织登记改革等政策已经或即将实施，引起媒体和业内广泛关注，这些政策出台的背景如何、预计会有什么样的实施效果、有关社会组织发展与改革的政策会有多大力度？

唐昊：广东出台的法律法规最重要的有

两个。一是5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广州市募捐条例》，还有就是7月1日起实施的广东省社会组织登记改革规定。募捐条例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公募权放手给民间组织，等于把民间资源的聚合权利还给了民间组织。1988年起修订实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出现很大改革，一是允许一业多会，减少垄断；此外将社

① 注：本文所指的“社会组织”系采用官方文件说法，文中有些地方以“NGO”或“民间组织”指代，其涵盖的组织既包括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基金会、社团外，也包括工商注册或未注册的草根组织。